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节候赏物第二》校证

杨琳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内容摘要:敦煌文献唐代郑馀庆撰《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是一部重要的综合性书仪,对了解唐代社会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周一良、赵和平在《唐五代书仪研究》一书中率先对此书仪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阐释了书仪的基本内容。不过由于是初次梳理,在字形辨识及词句理解方面存在不少疏失。本文针对周、赵二氏在书仪第二篇《节候赏物》的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我们的订正及解读意见,以使读者准确理解书仪的内容,从而正确认识唐代社会的风俗习惯。

关键词:敦煌文献;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唐代节日

中图分类号:K8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0-4106(2011)01-0104-08

Proofreading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on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and its habitual rituals

YANG Lin

(College of Chinese Culture of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The Datang Xin Ding Ji Xiong Shuyi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written by ZHENG Yuqing in the Tang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collectanea on etiquette, it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and information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Tang Dynasty society. Mr. ZHOU Yiliang and ZHAO Heping has mad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is subject and published A Study of The Etiquette Books of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here are a number of mistakes in their study. This article gives some corrections and decipherment on mistakes found in second chapter Jiehou Shangwu (On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theirs book in attempts to let readers ha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to the content of the document and the social customs of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Datang Xin Ding Ji Xiong Shuyi; Festivals of the Tang Dynasty

敦煌文献唐代郑馀庆撰《大唐新定吉凶书仪》(S.6537)是一部重要的综合性书仪,虽为残卷,但对了解唐代社会来说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可以从中窥见唐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周一良、

赵和平在《唐五代书仪研究》(简称《研究》)中专设一章《敦煌写本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残卷研究》,对此书仪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阐释了书仪的基本内容^[1]。不过由于是初次梳理,在字形辨

收稿日期:2008-10-31

作者简介:杨琳(1961—),男,甘肃省临夏市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识及词句理解方面存在不少疏失。本文针对周、赵二氏在书仪第二篇《节候赏物》的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我们的订正及解读意见，以使读者准确理解书仪的内容，从而正确认识唐代社会的风俗习惯。

写卷《节候赏物》原文见图1。下面是《研究》中校录的文本：

岁日赏屠苏酒、五辛盘、假花果、狡(胶)牙饧。正月十五日赏丝笼羔糜。二月二日赏拾(?)菜刀笼、迎留果食。二(三)月三日赏数(鏖?)尺。寒食[赏]假花、龙毬、鏖鸡鸭[子]、子推饼、鞭、秋千、气毬、饧(饴)粥、饼按(?)。四月八日赏糕糜、洗(浴)佛行道。五月五日赏续寿衣服、鞋(?)履、夏糰(粽)、掇扇。夏至赏结杏子。七月七日赏金针、织女台巧等革(果?)花、炉饼。七月十五日赏亡人衣服麻谷。八月一日赏点灸杖(杖)、朱碗子。九月九日赏菜(菜)萸树、菊花酒。十月一日赏新乔麦麩(麩)。冬至日赏毡履、衽袜。腊日赏头膏、面脂、口脂(?)、藻(澡)豆。春日赏人媵(胜)、生菜、胡饼、鸡鸾等。右按诸家仪，无二月二(一)日，二月八日，四月八日，十月一日，今时俗等赏并具录载。

下面以《节候赏物》原文先后为序，对《研究》在校录及解释方面存在的问题分别加以辨正。

一 字形辨识之误

“迎留果食”之“留”实为“富”之俗体^[2]。唐代在二月二举行“迎富”活动。五代韩鄂《岁华纪丽》卷1“巢人乞子以得富”注：“昔巢氏时，二月二乞得人子归养之，家便大富，后以此日出野田采蓬叶，向门前以祭之，云迎富。”后世二月二也一直有这一习俗。南宋魏了翁《鹤山全集》卷6《二月二日遂宁北郊迎富故事》：“才过结柳送贫日，又见簪花迎富时。谁为贫驱竟难逐，素为富逼岂容辞。贫如易去人所欲，富若可求吾亦为。里俗相传今已久，漫随人意看儿嬉。”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58：“《顺庆图经》云：每岁二月二日，郡人随太守出郊，谓之迎富。”与此同时，二月二人们还要吃“迎富果子”。宋庞元英《文昌杂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

同)卷3：“唐岁时节物，元日则有屠苏酒、五辛盘、咬牙饧，人日则有煎饼，上元则有丝笼，二月二日则有迎富贵果子。”“果子”后世写作“饊子”，是一种油炸糕点。从敦煌写本作“迎富菓食”来看，传世《文昌杂录》“迎富贵果子”中的“贵”可能为衍文，因为习俗叫“迎富”，而不是“迎富贵”。“贵”是因“富贵”常常连文而误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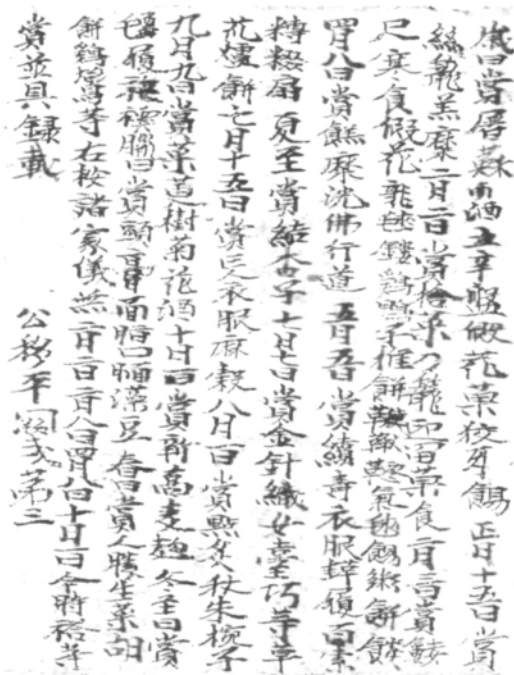


图1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节候赏物第二》

关于“龙毬”，《研究》中说：“‘龙毬’不知何物，待考。”按，此“龙”字与上文“丝笼”“刀笼”中的“龙”字并不相同，当是“彩”字。唐怀素《书帖》中彩字作彩^[3]，与此字近似。唐代寒食节流行打毬游戏，《新唐书·百官志三》有中尚署“寒食献毬”的记载。毬是用皮子缝制的，为了美观，表面绘彩色，或先将图案绘制在布上，再把布粘贴到毬上，称为“彩毬”。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前集卷1：“寒食日赐侍臣帖綵毬、绣草宣台。”唐武平一《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今节重邀游，分钁戏彩毬。”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之十六：“何处春深好，春深寒食家。玲珑鏤鸡子，宛转綵毬花。”“彩毬”也称“画毬”。唐沈佺期《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宛转紫香骑，飘飘拂画毬。”唐代寒食玩的毬有两种，一种是实心的，一种是充气的。宋朱胜非

见第157页，又见第183页，两处文字及句读略有差异。

《紺珠集》卷9《蹴鞠诗》：“颜师古注《霍去》：‘穿域蹋鞠，以皮为之，实以毛，蹴蹋而戏之。’至唐，归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即不用毛实，正如今之皮球也。”充气的毬称为“气毬”。《节候赏物》下文提到“气毬”，则“彩毬”当指实心的。

“餠”写卷上分明是“餠”字。饼餠是唐宋时期流行的食品。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唐御膳以红绫饼餠为重。昭宗光化中，放进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为得人，会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饼餠赐之。卢延让在其间，后入蜀为学士。既老，颇为蜀人所易。延让诗素平易近俳，乃作诗云：‘莫欺零落残牙齿，曾吃红绫饼餠来。’王衍闻知，遂命供膳亦以饼餠为上品，以红罗裹之。至今蜀人工为饼餠而红罗裹其外，公厨大燕设为第一。”饼餠是一种馅饼，有大有小。大的有似今天的生日蛋糕。唐苏鹞《杜阳杂编》卷下：“上赐酒一百斛，饼餠三十骆驼，各径阔二尺，饲役夫也。”饼餠的直径有二尺长，可以想见其大。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3《讥谑》中讥笑神话中对防风氏形象的夸张时说：“防风氏身广九亩，长三丈。姬室亩广六尺，九亩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风之身乃一饼餠耳。此亦文章之病也。”这表明饼餠不仅大，而且还比较厚。小的饼餠则有拳头那么大。唐令狐楚《为人作谢子恩赐状五首》（《文苑英华》卷629）之五：“况屑杏实以为粥，味甜于蜜；卷牢肉以成餠，规大于拳；皆出御厨，无非仙馔。”“规大于拳”是说比拳头略大一点儿。至于制作原料，一般是面粉，但也有用奶酪制作的。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15：“韦澳、孙宏大中时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二学士。既赴召……寻宣赐银饼馅，食之甚美，既而醉以醇酎，二公因兹苦河鱼者数夕。上窃知，笑曰：‘卿不禁事，朕日进十数，未尝有损。’银饼馅皆奶酪膏腴所制也。”“饼馅”即饼餠。皇家的饼餠用奶酪制作，这跟今天的奶油蛋糕八九不离十了。寒食节之时崇尚吃饼餠。令狐楚《为人作谢子恩赐状五首》之五：“右臣得进奏院状，报二月二十九日中使某至，奉宣进旨，赐臣男公敏寒食节料羊酒面等，至二十一日，中使某又宣赐麦粥饼餠者。”“二十九”之“二”当为衍文，否则与下文“至二十一日”无法衔接。这是寒食节皇帝给臣下赏赐饼餠的例证，与《节候赏物》的说法相合。《宋史·礼志二十二·宾


礼四》“卫臣朝使宴饌”条：“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餠、汤粥。”“神餠”之名仅见《宋史》，疑“神”为“饼”之讹误。

“洗”应该是“洗”字。古代除了“浴佛”的说法外，还有“洗佛”的说法。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17：“实时七宝行宫及以香汤水等欲洗佛身。”宋佚名《锦绣万花谷》卷4：“四月八日洗佛。”

“夏糰”之“夏”分明是“百索”二字。端午节有臂上系百索（也叫花索）的风俗。五代韩鄂《岁华纪丽》卷2《端午》“百索绕臂”句下注：“《风土记》：以五彩缕造百索系臂，一名长命缕，一名辟兵缿，以相饷也。”《文昌杂录》卷3：“五月五日则有百索。”

“糰”写本分明作“糰”。“糰”字未见各字典收录，当为“糰”之俗体。缿、饌、醞等字《广韵》音陟卫切，追《广韵》音陟佳切，糰、追音近，故声旁替换。《集韵·脂韵》：“糰，粉餌。”《集韵·桓韵》：“糰，粉餌。”故“糰糰”同义连文。粉餌即米粉做的糕，也是粽子的一种。宋陈彭年《重修玉篇》卷15《米部》：“糰，糰糰。”糰即之异体。明张云龙《广社·九鸾端》：“糰，糰食。”所以，此句应录写为“百索、糰糰、扇”。

“点灸”之“灸”写卷作“灸”，上部从夕，为灸字俗体。清郑珍《说文逸字》：“《说文系传》：‘灸，灸也。从火夕。旨石反。’按，诸字书俱无此灸。长孙讷言《切韵序》云：‘差之一画，讎惟千里。见灸从肉，莫究厥由，辄意声固当从夕。’知此系六朝间俗省隶楷，原不以为别一字，妄人窜入《说文》。后有知者，仍改作灸，而又不删字，故《系传》本灸，相承。小徐于‘灸’下云：‘灸别有部，此疑误收。’盖未审。”元熊忠《古今韵会举要》卷28《去声·隻》“灸”字下对字也有讨论。敦煌写卷中“灸”常作“灸”。如敦煌004(2-2)《优婆塞戒经》：“铁钉烧加入。”S.5431《开蒙要训》：“艾疗除。”《文昌杂录》卷3：“八月一日则有点灸杖子。”字亦作“灸”。东方朔《七谏·沈江》：“唐虞点灼而毁议”王逸章句：“点，污也。灼，灸也。犹身有病，人点灸之。”可知古有“点灸”一词。

“糰”不是“糰”字，而是“糰”字的俗体，敦煌写本中常见。如P.2302《净土寺食物等品入破历》中糰字即作等形。陈元靓《岁时广记》卷37：“《卢公范·饌餉仪》：十月一日上荞麦、野鸡、饌饨。”可知唐代有十月一日尝新荞麦面的习俗，后世未见。

“裯裯”与写卷字形不符，应该是“袍襖”二字。

古代在冬至之日有向尊长献鞋袜的习俗。曹植《冬至献袜颂表》：“伏见旧仪，国家冬至献履贡袜，所以迎福践长。”北魏崔浩《女仪》：“近古妇以冬至日进履袜于舅姑。”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礼异》：“北朝妇人常以冬至日进履袜及靴。”唐宋时期又流行进献或赏赐袍袄，袍即长袍，袄即棉袄，目的是为了御寒。唐李林甫《唐六典》卷3：“凡时服称一具者全给之，一副者减给之。”原注：“冬则袍加绵一十两，袄子八两，裤六两。”《新唐书·车服志》：“袍袄之制，三品以上服绫，以鹞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双孔雀。”陈元靓《岁时广记》卷37《赐冬袄》：“《杨文公谈苑》：国朝之制，文武官诸军校在京者，十月旦皆赐衣服，其在外者赐中冬衣袄。又钱惟演《金坡遗事》载旧规云：十月初别赐长袄子，国初以来赐翠毛锦，太宗改赐黄盘雕。”又《赐锦袍》：“《续翰林志》：李昉《赴玉堂赐宴》诗后序云：今日之盛，其事有七：新赐衣、带、鞍、马、十月朔锦袍、特定草、麻。”

“鸡鸾”之“鸾”应该是“鸾”字。古人在立春这一天用绢帛或纸张制作出鸡、燕子、蝴蝶等动物戴在身上，或装饰于门窗，以此来迎接春天的到来。



图2 P.3633V《龙泉神剑歌》(局部)

《荆楚岁时记》：“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文昌杂录》卷3：“立春则有彩胜、鸡燕、生菜。”陈元靓《岁时广记》卷8：“《皇朝岁时杂记》云：立春日京师人皆以羽毛杂缯彩为春鸡春燕，又卖春花春柳。”

其他如“革(果?)花”分明是“草菰”。“碗”原文作“椀”。“菜(菜)萸”之“菜”本来就是“菜”字。“今时俗等赏”的“俗”写卷作裕，《海篇·示部》：“裕，祭也。”于此不通，当为“俗”之借字。

此外，“屠苏”与“酒”之间还有一个类似“酉”的字，偏在左边，仅占一个字的半边。“屠苏酒”是个酒名，中间不应插入别的字。“屠苏酒”的“苏”古代也写作“酥”，如北宋苏辙《除日》诗：“年年最后饮屠酥，不觉年来七十余。”大概抄写者一时

疏忽想写“酥”字，但“酉”字尚未写完，发现前面已经写了“苏”字，便在字上画了一竖，表示灭去，故只留半边。敦煌写卷有在字上画上一竖表示灭去的作法，如P.3633V《龙泉神剑歌》“周遭匝布阴沉枪”的“匝”字下写错一字，上画一竖灭去，旁边另写“布”字(图2)。今天在字上画横线表示删除，其实就是古代习惯的延续。

二 词句理解之误

《研究》中分析说：“假花果，可能是元旦祭祖作供物用，近年来，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了一些很精致的假花，就是实物证明。”《节候赏物》下文还提到寒食节也崇尚假花。假花在古代有多种用途。可以用来装饰房屋。如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9载：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丁酉，“诏宫殿苑囿下至皇亲臣庶第宅，勿以五彩为饰，禁用罗制幡胜，缣帛为假花者。”又卷71：“大中祥符二年春正月丁巳朔，召辅臣至内殿朝拜天书，自是岁以为常。因观殿庭假花树，上曰：‘此花旧多剪彩为之，今止用草。自今郊裡青城园苑亦令准例。’可以用来装饰人。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21“插艾花”：“《岁时杂记》：端五，京都士女簪戴皆剪缯楮之类为艾，或以真艾，其上装以蜈蚣、蜘蛛、蛇蝎、草虫之类，及天师形像，并造石榴、萱草、踟躅、假花，或以香药为花。”当然也可以用来祭祖。所以节日期间假花比较流行。《册府元龟》卷63《帝王部》载：“中宗神龙三年四月制：自今应是诸节日，并不得辄有进献。其诸亲百官有事须献食者，并不得用假花假果、金薄银薄等物。”中宗李显主张节俭，所以不让人们给他进献假花。元旦流行假花果更多的可能是用作装饰，至今春节期间人们还喜欢在家里摆放假花，有些地方还流行女子戴头花，跟唐代的春节习俗是一脉相承的。

唐代祭祖喜欢供假花假果。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道祭》：“玄宗朝海内殷贍，送葬者或当衢设祭，张施帷幕，有假花、假果、粉人、面兽之属，然大不过方丈，室高不逾数尺，议者犹或非之。丧乱以来，此风大扇。祭盘账幕高至八九十尺，用床三四百张，雕镌饰画，穷极技巧。”《唐会要》卷38：“(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敕：古之送终所尚乎俭，其明器墓田等令于旧数内递减……其庶人先无步数，请方七步，坟四尺，其送葬祭盘不得作假

花果及楼阁,数不得过一牙盘。”下诏禁止祭筵用假花果,正说明了祭祀用假花果的盛行。唐代的寒食节包含清明节在内。寒食节流行祭祖,所以寒食节的假花应该主要是用来祭祖的。宋王溥《唐会要》卷29:“(开元)二十六年正月敕:比来流俗之间每至寒食日,皆以鸡鹅鸭子更相饷遗,既顺时令,固不合禁。然诸色雕镂,多造假花果及楼阁之类,并宜禁断。”“楼阁”也是指给亡灵献的冥器。

《研究》中说:“羔糜前‘丝笼’二字是指容器,亦或指羔糜形状,暂不可考,姑存疑。”按,《文昌杂录》云“上元则有丝笼”,可知“丝笼”也是一种食品的名称,句子应标点为“正月十五日赏丝笼、羔糜”。《广韵·东韵》:“龕,龕饼。”《集韵·东韵》:“龕,饼属。”“笼”有可能指的就是龕。今北京、天津等地将卷了肉的花卷称为“肉笼”,也叫“懒笼”,不知跟“丝笼”之笼有无关系。

《研究》中说:“二月二(一)日,赏拾(?)菜刀笼、迎留果食。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始设于唐德宗时……《郑氏书仪》中的赏拾(?)菜刀笼不知与《唐会要》中的‘土庶以刀尺相遗’有无关系?至于迎留果食,似为祭句芒神祈年谷成请会宴乐之用。”作者不了解唐代二月二的风俗,将二月二混同于二月一日的中和节,故录文、句读及分析均有疏失。

“拾菜”即挑菜,“拾”字原卷字迹清楚,没什么可疑的。唐李焘《秦中岁时记》:“二月二日,曲江采菜,土民游观极盛。”所以二月二又称挑菜节。北宋贺铸(1052—1125)《二月二日席上赋》(《庆湖遗老诗集》卷9)诗云:“二日旧传挑菜节,一樽聊解负薪忧。”“刀笼”跟“丝笼”一样,应该也是二月二的一种节日食品,跟《唐会要》“土庶以刀尺相遗”的记载没有关系。所以句子应断为“二月二日赏拾菜、刀笼”。

“二月三日赏镂尺”,《研究》校正为“三月三日赏镂尺”,但没有说明理由。“赏镂尺”是二月二的节日风俗。唐李林甫《唐六典》(撰成于739年)卷22提到中尚书令的职责是每年二月二日向皇上提供“镂牙尺及木画紫檀尺”,《新唐书·百官志三》也有“岁二月,献牙尺”的记载,因为皇上要在节日期间向身边的大臣赏赐这些尺子。玄宗时的宰相张九龄(673—740)有《谢赐尺诗状》文。唐代的镂牙尺现今存世的不少,后人多称为拨镂牙尺,制作方法是把象牙染成红绿诸色,表面镌刻上各种花纹并涂上色彩,十分精美。日本奈良正仓院藏有唐代红

牙拨镂尺六把、绿牙拨镂尺和白牙尺各二把(图3),是当时日本遣唐使或唐朝使者从中国带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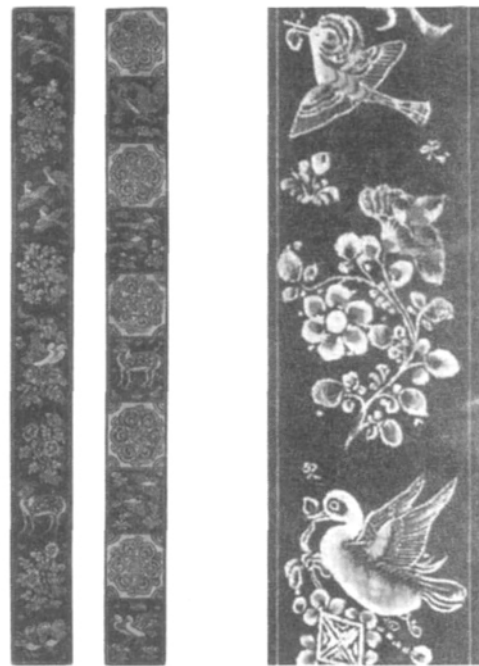


图3 日本正仓院藏唐代拨镂牙尺,长30.3、宽3、厚1cm。
左:红牙拨镂尺背面 中:红牙拨镂尺正面
右:绿牙拨镂尺背面(局部)

二月二为什么要赏赐尺子呢?仲春二月是日夜平分的月份,古人顺应天时,选择在二月份校正度量衡器具,认为这样可使度量衡器公平准确。《礼记·月令》:“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角,正权概。”唐代皇帝给臣下赏赐尺子,除了继承二月校正度量衡器具的古老传统外,更主要的是希望臣子们裁断公正,权衡协调好各种关系,正如唐玄宗在张九龄《谢赐尺诗状》的御批中所明示的:“卿等谋猷,非无法度,因之比兴,以喻乃心,尽力钧衡,深知雅意。”“二月三日赏镂尺”的记载说明社会上互送镂牙尺的情况流行于二月二日及次日。将“二月三日”校为“三月三日”是没有道理的。同样的,将下文“无二月二日”校为“无二月二(一)日”也是不对的。

“镂鸡鸭[子]、子推饼”应句读为“镂鸡鸭子、推饼”。寒食节流行玩赏雕镂的鸡蛋和鸭蛋,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荆楚寒食习俗,即有“斗鸡、镂鸡子、斗鸡子”。“推饼”《文昌杂录》卷3作“子推蒸饼”,“推饼”当为“子推蒸饼”之简称。清孔尚任《节序同风录·二月·寒食》:“面为蒸饼,扁样,团枣附之,于饭甑上蒸熟,粘于门楣,以祀介之推,曰炊

熟,又曰之推糕,又曰推饼,即炊饼也。”所以“子”属上读即可,无须认为脱一“子”字。

《研究》中对“行道”未作解释。按“行道”指请道士或僧人对亡故的亲人作法事。李林甫《唐六典》卷四:“凡道观,三元日、千秋节日凡修金录、明真等斋,及僧寺别敕设斋,应行道,官给料……若中宗已上,京城七日行道,外州三日行道;睿宗及昭成皇后之忌,京城二、七日行道,外州七日行道。”

《研究》中说:“《郑氏书仪》中的赏‘鞋履’之含意不详,待考。”按句子当断为“五月五日赏续寿衣服鞋履”。端午节是个避厄祈寿的节日,故流行带续命缕、饮菖蒲酒,妇女要在这一天给长辈献上旨在续命的衣服鞋履。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0《端午》:“旧俗:妇礼:是日上续寿衣服鞋履、团粽、扇子、菖蒲酒,今鲜行之。”明陈道《(弘治)八闽通志》卷3:“是日长幼悉以五色线系臂,名曰长命缕,又曰续命缕,父老相传谓可辟蛇,至七夕始解弃之。饮菖蒲酒。李彤《四序总要》云:‘妇礼:五日上续寿菖蒲酒,以《本草》云菖蒲可以延年故也。’今郡人是日饮之,名曰饮续。”

《研究》中说:“夏至赏结杏子。除写本《郑氏书仪》外,笔者尚未见到他书中有类似的记载,起源和含义待考。”按,《文昌杂录》卷三记唐代岁时节物云“夏至则有结杏子”,并说:“今岁时遗问略同,但糕糜、结杏子、点炙杖子今不行尔。”看来结杏子的习俗只在唐代流行过一阵子,宋代以后消失了。

“织女台巧等革(果?)花”连读,文意不通。按《文昌杂录》卷三记唐代岁时节物云:“七月七日则有金针、织女台、乞巧果子。”知“织女台”为一物,不当与下文连读。“巧等革(果?)花”原卷作“巧等草菘”,字迹清晰。“菘”即“瓜”之异体。陈瓜乞巧乃七夕常见习俗。“巧等草”的说法典籍未见,当有讹误。疑“等”为“節”字之讹,“草”为“菓”字之讹。大概S.6537据以抄录的底本“節菓”二字潦草不清,被抄者误认作“等草”。古称七夕节为巧节。如元杨士宏《唐音》卷三唐崔颢《七夕》诗注:“《风俗记》:七月七夕谓之巧节。”宋郭应祥《西江月·七夕后一日县斋小集》(《笑笑词》):“巧节已成昨梦,今宵重倒芳尊。”“巧节果”即《文昌杂录》中所说的乞巧果子,宋人称为果食,后世称为巧果。明王鏊《(正德)姑苏志》卷13:“七夕卖巧果。”巧果不是水果,而是油炸面食。清陈和志《(乾隆)震泽县志》卷26:“切

茄裹面,剪鸡簇花,以油沸之,名曰巧果。”事实上巧果花样繁多。清顾禄《清嘉录》卷七《巧果》:“七夕前市上已卖巧果,有以面白和糖,缩作苕结之形,油余令脆者,俗呼为苕结。”苕结看来就是今天的麻花。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六:“《岁时杂记》:京师人以糖面为果食,如僧食,但至七夕,有为人物之形者,以相饷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七夕》:“油面糖蜜造为笑靥儿,谓之果食,花样奇巧百端,如捺香、方胜之类,若买一斤数,内有一对被介胄者,如门神之像,盖自来风流,不知其从,谓之果食将军。”

《研究》中说:“八月一日赏点灸杖,朱碗子。除写本《郑氏书仪》外,笔者未见他书有八月一日为节日的记载,更未见赏赐何物。”按,《文昌杂录》卷三:“八月一日则有点炙杖子。”《太平御览》卷25引唐卢怀慎(?—716)《卢公范饷仪》曰:“凡八月旦,上承露盘、赤松子、柏上露,为囊,以膏面皮。古人用点炙杖,以梨枝为之,反银盏中,有朱砂银杖子也。”均可与《郑氏书仪》的记载相印证。《研究》将“赏”理解为赏赐,这是不对的,“赏”是崇尚的意思,《节候赏物》记录的是节日期间社会上流行的时尚,而非皇帝赏赐臣下的东西。

八月一日古为天灸日,又称天医节、六神日,是古人治病防病的日子。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卷八:“世俗八月一日或以朱墨点小儿额,名为天灸,以厌疾也。”这一习俗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中已有记载:“八月十四日,民并以朱墨点小儿头额,名为天灸,以压疾。又以锦彩为眼明囊,递相遗饷。”这里的“十四”可能有讹误,应该是“八月一日”。理由有三:其一,五代韩鄂《岁华纪丽》卷三“用朱墨以点头”句下引此文,作“八月一日”。其二,隋杜公瞻给上面的引文作了如下注释:“按《述征记》云:‘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头露洗眼,令眼明也。’《续齐谐记》云:‘宏农邓绍尝以八月旦入华山采药,见一童子执五彩囊承柏叶上露,皆如珠满囊,绍问:‘用此何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终,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遗象也。或以金箔为之。”用来注解的两条资料都是八月一日的事,跟八月十四无关。其三,天灸日在后世都是八月一日。明姚旅《露书》卷八:“《荆楚记》:八月一日以朱墨点小儿头,名天灸,以压病。《缉柳编》:八月朔以碗盛树叶露,研辰砂,以牙箸染点身上,百病俱消,谓之天灸。古人以此日为天

医节,今俗便不知有此节矣。”清丁宜曾《农圃便览·八月》:“朔日为六神日,取柏叶上露点眼,以朱点小儿额,名天灸,厌疾。”清顾禄《清嘉录》卷八《八月·天灸》:“朔日蚤起,取草头露磨墨,点小儿额腹,以祛百病,谓之天灸。案《卢志》及长元《吴志》皆载天灸之俗。又《风俗通》云:是日为六神日,以露调朱砂蘸小指点额,去百病。”《风俗通》是东汉应劭的著作,但在宋代以前的文献中未见有谁征引这条资料,最早说出自《风俗通》的是明代陈耀文《天中记》卷五,当是误记出处,后世以讹传讹,不可据此认为天灸之俗汉代已见记载。

从上引资料可知,用朱砂或墨汁点小儿额头时用的是梨枝、牙签、小拇指之类细小的工具,不可能用杖这种粗大的工具去点额头,因此《节候赏物》“八月一日赏点灸”中的字《研究》认作杖字是有问题的。字不见于各字典,我们认为原文当是作枝,讹误成字。枝即枝的异体。《太平御览》卷995引《春秋说题辞》宋均注:“麻须阴以成,夏枝叶成谓之衣麻。”“枝叶”即枝叶。唐皇甫湜《皇甫持正集》卷五《枝江县南亭记》,枝江即今湖北枝江。传本《文昌杂录》中的“点灸杖子”应为“点灸枝子”之讹,这不仅因为《卢公范》中作“点灸枝”,而且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引《文昌杂录》作“点艾枝”,“艾”为“灸”之讹误,“枝”则不误。

另外,从上引资料可知,《节候赏物》中的“朱椀子”当指研磨朱砂的碗。

关于腊日流行的澡豆,其内涵今人说法不一。《汉语大词典》解释说:“古代洗沐用品。用猪胰磨成糊状,合豆粉、香料等,经自然干燥而制成的块状物。有去污和营养皮肤的作用。”张永言主编《世说新语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用豌豆末和香药制成,以洗手面或衣物,使之清洁的丸剂。”张万起编《世说新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3年):“用豆末和药物制成的洗涤用品,洗手洗脸时用之,可以去污润肤。”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五《妇人面药第五》中提到“澡豆方”的两种配方及制作方法,转录如下:

其一

细辛半两,白术参分,栝楼贰枚,土瓜根叁分,皂荚伍挺(炙去皮子),商陆壹两半,冬瓜仁半升,雀矢半合,菟丝子贰合,猪胰壹具(去脂),藁本、防风、白芷、白附子、茯苓、杏仁(去皮尖)、桃仁(去皮

尖)各壹两,豆末肆升,面壹升

右壹拾玖味,捣细,筛以面浆,煮猪胰壹具,令烂,取汁和散作饼子,暴之令干,更熟捣细罗之,以洗手面,甚佳。

其二

丁香、沈香、青木香、桃花、钟乳粉、真珠、玉屑、蜀水花、木瓜花各叁两,柰花、梨花、红莲花、李花、櫻桃花、白蜀、葵花、旋复花各肆两,麝香壹钱

右壹拾柒味,捣诸花,别捣诸香,真珠、玉屑别研成粉,合和大豆末柒合,研之千遍,密勿洩,常用洗手面作妆,一百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粉滓皆除。咽喉臂膊皆用洗之,悉得如意。

这两种澡豆方中,前一种用了猪胰,后一种则没用;最终成品两种都是粉末状的,而非“块状物”或“丸剂”;至于豆末,从比例来看两种配方中都占大头,这可能就是这种洗涤用品称为“澡豆”的原因,但豆末不一定是豌豆末,后一种配方中用的是大豆末。由此可见,各词典上的解释都是不准确的。确切的解释应该是:古代以豆粉为主要原料配合植物、动物、矿物等多种原料的粉末制成的洗涤用品,有去污润肤的功效,多为粉末状。

《研究》说:“‘春’字前似可补一‘立’字。”按,古称立春日为春日。唐张继《人日代客子是日立春》:“人日兼春日,长怀复短怀。遥知双彩胜,并在一金钗。”唐曹松《立春日》:“春饮一杯酒,便吟春日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所以“春”字前无须补一“立”字。

《研究》说:“立春日赏物,《酉阳杂俎》前集卷一载,春日‘赐侍臣彩花树’;除此而外,写本《郑氏书仪》中的赏物均不见于他书。”此说失考,实则典籍多有记载。《文昌杂录》卷三:“立春则有彩胜、鸡燕、生菜。”“人胜”即彩胜的一种,原本是人日流行的彩胜,魏晋已见流行。《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为入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隋杜公瞻注:“刘臻妻陈氏《进见仪》曰:‘七日上人胜于入。’董勅曰:‘人胜者,或剪彩或镂金箔为之,贴于屏风上,亦戴之,像人入新年,形容改从新也。’”由于立春常在入日前后,所以有些地方立春也兴戴人胜。宋陈师道《立春》诗:“巧胜向人真奈老,衰颜从俗不宜新。”

胡饼就是煎饼。吃煎饼原本也是人日的习俗。《荆楚岁时记》隋杜公瞻注：“北人此日食煎饼，于庭中作之，云薰天。”宋张鉴《赏心乐事》中有“人日煎饼会”。《辽史·礼志六》“嘉仪”条：“人日……俗煎饼食于庭中，谓之薰天”。清孔尚任《节序同风录》：“（正月初七）作煎饼于庭中，脂油拌面，间以葱韭，厚半寸许，煎之，谓之薰天。”后来人日吃煎饼的习俗也融入了立春。唐《四时宝镜》（《岁时广记》卷八）：“立春日食芦菔、春饼、生菜，号春盘。”由于是吃煎饼是为了迎春，故煎饼也称为春饼。宋吕原明《皇朝岁时杂记》（《岁时广记》卷八）：“立春前一日，大内出春盘并酒，以赐近臣。盘中生菜染萝卜为之，装饰置奁中。烹豚、白熟饼、大环饼比人家散子，其大十倍。民间亦以春盘相馈。”“白熟饼、大环饼”都是春饼。

《研究》说：“生菜是一种较贵重的食物。”论者可能把《节候赏物》中的“生菜”理解为今天莴苣变种的那种生菜了。其实这里的“生菜”泛指生吃的蔬菜，如萝卜、韭菜、葱之类，上引《皇朝岁时杂记》中就说“生菜染萝卜为之”。北宋刘斧《摭遗》（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六）：“东晋李鄂立春日命以芦菔、芹芽为菜盘，相馈贖。”芦菔就是萝卜，芹芽即芹菜的嫩苗。杜甫《立春》诗有“春日春盘细生菜”的诗句。杨万里《郡中送春盘》：“饼如茧纸不可风，菜如缥苺劣可缝。韭芽卷黄苣舒紫，芦菔削冰寒脱齿。”生菜要裹在春饼中吃，故云“菜如缥苺劣可缝”，缝是包裹的意思。可见“生菜”都是些很普通的蔬菜。

通过上面的校证，我们可以就S.6537文献作

出两点判断：其一，该文献抄录时所依据的文本字迹比较潦草。其二，抄录者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他对其中的有些习俗并不熟悉，否则即使底本有潦草不清的地方，抄录者也应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最后，我们将《节候赏物》重新录写点校如下：

岁日赏屠苏酒、五辛盘、假花菓、狡（胶）牙饧。正月十五日赏丝笼、羔糜。二月二日赏拾菜、刀笼、迎富菓食。二月三日赏缕尺。寒食[赏]假花、彩毬、缕鸡鸭子、推饼、鞭、秋千、气毬、饧粥、饼餠。四月八日赏饊糜、洗佛、行道。五月五日赏续寿衣服鞋履、百索、糰糰、扇。夏至赏结杏子。七月七日赏金针、织女台、巧等（節）草（果）、菰、炉饼。七月十五日赏亡人衣服、麻、谷。八月一日赏点炙秋（枝）、朱椀子。九月九日赏茱萸树、菊花酒。十月一日赏新乔麦面。冬至日赏毡履、袍袄。腊日赏头膏、面脂、口脰（脂？）、藻（澡）豆。春日赏人媵（胜）、生菜、胡饼、鸡鷲等。右按诸家仪，无二月二日、二月八日、四月八日、十月一日，今时裕（俗）等赏，并具录载。

参考文献：

- [1]周一良，赵和平. 唐五代书仪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2]黄征. 敦煌俗字典[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19.
- [3]草书大字典[M]. 北京：中国书店，1989：260.